

XING — CHEN

南音音

作品

他与星辰 皆璀璨

下册

两个人沉默许久，他俯身看她，她仰着头看他。四目对上，
周围的光仿佛都渐渐变得暗淡，只余下落在彼此身上的光辉。

他与星辰 皆璀璨

南音音 ○ 作品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他与星辰皆璀璨 / 南音音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552-4531-5

I. ①他…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11918号

书 名 他与星辰皆璀璨

著 者 南音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杜英娟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装帧设计 千 千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4.5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531-5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小说

目录 [上]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梦中相遇	1
【第二章】 未婚夫妻	36
【第三章】 贴身照顾	58
【第四章】 四人相遇	78
【第五章】 离家出走	100
【第六章】 温暖的心	127
【第七章】 替她出头	154
【第八章】 互相伤害	179
【第九章】 患得患失	206
【第十章】 她被绑架	234
【第十一章】 故人相逢	260

目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十二章】	感情错位	285
【第十三章】	来龙去脉	308
【第十四章】	丑闻漫天	331
【第十五章】	私下约会	358
【第十六章】	抽身暂离	380
【第十七章】	执手他人	400
【第十八章】	身世之谜	418
【第十九章】	重磅炸弹	438
【第二十章】	原是血亲	468
【第二十一章】	不甘放手	487
【第二十二章】	求婚（终章）	509
【番外】	那十年	532

【第十二章】

感情错位

翌日，周日，休假。

前一个晚上，夏星辰睡得不是很好，但她也没在床上赖着，早早就起了床，先是做了早餐，而后开始收拾整个屋子。其实她每天都做卫生，家里很干净整洁，但是她还是拿着拖把和抹布，在地上和桌上来来回回地擦着，一个角落都不肯放过。

池未央没吃早餐就过来了，夏星辰指了指桌上还没动的粥：“你自己喝点儿吧，我刚熬的。”

池未央连看了她好几眼，默默地走到餐厅吃早餐。夏星辰提着拖把过来：“脚抬一下。”

“这里很干净了，你刚才擦过一次了。”池未央古怪地多看了她两眼。

“是吗？”

“嗯。”

她便又转到另一边去，继续拖地。池未央看着她眼下浓浓的黑眼圈，叹口气：“你昨晚不会一晚上都没睡吧？”

“睡了啊，怎么可能没睡？”只不过睡得不是很好而已。一整个晚上，她想了很多，想她和夏大白的将来。真正到了这一步，她脑子里全是想把大白重新带到身边的念头。

池未央探寻地看了她好一会儿，终于试探地开口：“今天的八卦报纸，你看过了吗？”

夏星辰摇头。

池未央道：“昨晚去参加慈善晚宴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事，我才去看了报纸。”

夏星辰拖地的动作微微一滞，对池未央想说的事已经了然。她直起身来，笑了笑：“别这么看着我，我没事。”

报纸上肯定是在宣扬白夜擎和宋唯一的婚事。

“真的？”池未央还是很担心。

“不是早就知道有这一天吗？现在日期也定了，挺好的……”夏星辰这句话是说给池未央听，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婚期定了，一切也就正式盖了章，她也不会再盲目地、傻乎乎地往里面倾注感情，不会再被他撩拨，是挺好的。

只是，心里空缺的那一块，在短时间内大抵找不到什么能弥补了。

正想着，她的手机乍然响起，她拿过来一看，皱眉，挂断了。

池未央问：“谁啊？”

“夏星空。”

池未央哼笑一声：“她可真行啊！这种时候倒是积极了！”

手机又响了起来。夏星辰不耐烦地要挂断，池未央道：“把手机给我，我臭骂她一顿！”

夏星空这会儿打电话来，无非就是要奚落她，本就是来讨骂的。池未央骂人的本领夏星辰也是知道的，就随她把手机拿了去。

池未央把手机摁了免提，扔在餐桌上。她一边闲适地吃早餐，一边听着。

“夏星辰，今天的报纸你看到了吧？”果不其然，夏星空幸灾乐祸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说了，总爵先生只是和你玩玩吧？看到没，他现在还不是要娶宋唯一？你啊，不过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就别……”

“对啊，我们家星辰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可是那又怎么样，总比有些人强！”池未央打断夏星空的话，拿捏着声音，语调气死人不偿命，“有些人哦，明明都订婚了，结果呢？还不是被人家抛弃了！唉！这抛弃她的人啊，还偏就看上了我们家星辰，连她有孩子了都可以不管不顾呢！怎样？你瞧不起星辰，却样样都输给她，你还有什么脸跑她面前来叫嚣？我要是你，早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了，多丢人啊！”

“……”夏星空气得呼吸都不稳起来，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池未央哼了一声：“夏星空，我再跟你说一次——你可别忘了，你捧在手心里、爱得死去活来的许岩，还是当初我们星辰不要了的男人！现在你拿回去当宝贝捧着吧，少来星辰面前叽歪歪了，我都替你丢人！”

池未央一口气说完，没等夏星空再说什么，就径自把电话挂了。抬头和夏星辰相视一笑，池未央感叹一句：“爽！骂了一顿，连胃口都好了！你也别忙了，坐下吃早餐吧。”

电视里，铺天盖地都是白夜擎和宋唯一的新闻，夏星辰索性不看电视了。

那套礼服和珠宝太贵重，放在她这儿总归是负担，她便托人联系了一家名品展览馆，暂时把礼服和珠宝寄存在展览馆内。

这几天，夏大白每天都会来陪她。他似乎知道她心情不好，从来不在她面前提“老爸”或者“小白”这几个字。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把她搂得紧紧的，细声安慰她：“大宝，你别伤心，以后有我照顾你……”

夏星辰听不得孩子这种贴心话，一听鼻子就泛酸。但是，她哪能在孩子面前哭？她笑着，强装无事，刮着他的小鼻子：“这可是你说的哦！等以后长大娶了媳妇，不能把我给忘了。”

夏大白拼命摇晃着小脑袋，钻进她怀里，声音闷闷地道：“大宝，我不想长大，我也不想娶媳妇，我就想赖着你……一辈子陪着你，哪里都不去。”

夏星辰听着，满心安慰，心里的难过被扫到了角落里。她把孩子搂紧，轻吻了他的头顶：“好，那妈妈养你一辈子。”

“大宝，我们去相亲，好不好？”

“你都这么讲义气，一辈子不娶媳妇了，我还去相亲，可就太对不起你了。”

“可是我不介意啊！”

“睡吧，别瞎操心了。你妈我还没到剩女的年纪，用不着担心。嗯？”

夏大白努努嘴，心里开始盘算给自己找个后爹的事儿了。

夏星辰本以为可能和白夜擎再难见面了。毕竟，一个普通人想要见总爵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在那个人也不想见自己的时候。但是她没想到，五天后，他们竟然又见面了。

周六一大早，夏星辰还没醒来，就接到一个电话，是老太太打来的：“星辰，今天医院来通知，你爸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了。你今天没事，就和我一起去接他出来吧。”

夏星辰自然答应了。她让夏大白自己打电话给司机接他回总爵府，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急急忙忙地出了门。她到的时候，老太太和父亲的司机已经到了。

“她们没来吗？”夏星辰问，自然指的是夏星空和李玲一。她们没来，她倒是乐得清静。

“她们在家里准备晚饭，今晚一家团圆，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回去一趟。许岩到时

候也会来。”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和夏星辰往医院走，“听星空说，前阵子许岩出了场车祸。那孩子平时挺稳重的，不知道这回怎么就那么不小心。还好现在人全好了，也算是万幸。”

夏星辰没立刻答应，寻思了一会儿，才不着痕迹地道：“他们俩都订婚这么长时间了，没提过结婚的事吗？”

不提这事儿还好，一提，老太太有些不开心：“照理说，也该要谈结婚的事儿了，可是，许家那边突然又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了。今儿趁着许岩过来，我还得好好问问他这事。”

夏星辰便没再往下问。在医院门口被拦住，老太太出示了先前发的家属卡，才让进去。夏星辰这才注意到，整个医院依然戒备森严。

她正狐疑间，外面突然拉起了警戒线，周围的民众蜂拥着往这边拥挤，却被警戒线隔开。

这画面有些眼熟。

夏星辰怔在医院长长的台阶上，视线远远地投射出去。果不其然，那再熟悉不过的车队缓缓驶入她的视线中。等她回神，众人瞻仰的男人已经迎着风下了车。

热闹喧天，民众热情不已。

他素来是个警惕性极高的人，似是感受到了那缕目光，蓦地抬起头来。两个人视线乍然对上，夏星辰注视他的目光一时来不及移开。

五天不见，一切其实都没变。可是，一切似乎又都变了。

他目光深沉，依旧深不见底。

夏星辰握紧手里的包，冲他微微弯唇、颌首，算作打招呼。当陌生人，不如当点头之交，至少，没那般刻意。

没再看他的表情，她转而对老太太道：“奶奶，我们进去吧。”

她极力忽略身后的视线，可是依旧觉得如芒在背。今天，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老太太看她一眼，又远远地看了眼总爵大人，点头，转身，一路走一路道：“总爵就要订婚了，你肯定知道的吧？”

夏星辰没吭声，睫毛微微垂着，看着脚尖。

老太太看了她一眼：“这么多年，我不喜欢你后妈，你是知道原因的。这第三者有多可恨，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要不是你后妈插足，当年也不至于让一个家闹得支离破碎。”

她点头，轻声回：“我心里清楚。”

白夜擎出现在这儿，是因为疫情彻底消除，他特意来贺喜所有病人顺利出院。各家媒体都在外面翘首以盼，唯有国视的记者跟着他一起进去。

夏星辰陪着老太太在病房外等着。透过玻璃门，她看着他和所有出院的病人一一

握手，镁光灯下，风采卓然。夏星辰发现自己和医院里所有的年轻小护士以及女医生一样，目光不由自主地就落到了他身上。他站在那儿，就似一个发光体，让人挪不开眼。

好不容易等到他出了病房，夏星辰扶着老太太起身。

两个人几乎擦肩而过，他没再看她一眼，在众人的簇拥之下，矜贵、倨傲，阔步离开。倒是冷啡悄然朝她微微颌首，算是打了招呼。

看着那绝情的背影，夏星辰涩然一笑，又觉得这样才好。既然要断，就该断得干净彻底。

夏国鹏已经痊愈，比起先前明显瘦了一圈。行李由夏星辰提着，一行三人往外走去。刚出了医院门口，就听到热闹的声音。

“总爵先生，15天后就是您和宋小姐的订婚宴，请问这次两家联姻，对政治格局有什么影响吗？”

“您和宋小姐将在哪里举行订婚宴？到时候，是不是会放假，举国上下一起欢庆？”

“订婚时间既然已经决定，那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据说，你们这是政治联姻，两人之间真的没有感情吗？”

.....

医院的台阶上，媒体围了个水泄不通。所有的问题抛出来，一个比一个劲爆。

夏星辰听在耳里，没有抬头，提着行李快步往外走。前方的路被记者和各种超大型仪器堵了个水泄不通，司机上来替老太太和夏国鹏拨开人群，而她手里提着东西，比起那些男人，身子要纤细得多，想要钻出人群很是困难。

她勉强走了几步，记者们忽然又蜂拥而上。她见状连忙往后退去，后脚跟磕到台阶，脚下不稳，身子倒下，重重跌在了台阶上。眼见人群要踩踏过来，她惊了下，慌乱中要起身，手肘却忽然被一只大掌扣住。一道强而有力的劲轻而易举地就将她拽了起来。

夏星辰还没回过神来，只听咔嚓咔嚓连续无数声，闪光灯闪得她完全睁不开眼。她用手挡了一下光线，侧目看去，才发现拉住自己的竟然是白夜擎。四目对上，强烈的光线闪得她眼都花了。他的身影密密实地笼罩着她，目光落在她身上，深邃复杂。

夏星辰愣了许久，整个人就好似被抽走了灵魂一样，久久回不过神，直到记者的问题再次砸了过来。

“总爵先生，这位小姐您认识吗？”

“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们看起来很亲密的样子，是旧识吗？”

.....

这一下，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了夏星辰身上。她很佩服这些媒体的敏锐嗅觉，仅仅一个意外，他们竟然也能说出“旧识”和“亲密”这样的词语来。

夏星辰回过神，先是冲白夜擎莞尔一笑，客气而又疏离：“谢谢您，总爵先生。”绝对是普通民众对总爵的态度。手也不动声色地从他掌心里抽了出来。他没说话，脸部线条绷紧，薄唇抿成一字。他凉凉地看着她从自己身边退到一旁，退到安全距离，眸色沉了几分。

话筒和摄像机直接伸到了夏星辰面前，她面上的微笑恰到好处：“我是病人的家属，这次能见到总爵先生很荣幸。我父亲能痊愈，也是多亏了总爵先生。”

原来只是家属。所有人都有些泄气，本来还以为可以挖到一手好八卦。

白夜擎面色幽深了些，什么都没说，回头重重地瞥了夏星辰一眼，而后又看了眼冷啡。

夏星辰心里有些打鼓，没有多留，赶紧从人群里出来。冷啡接收到总爵先生的眼神，不动声色地提过夏星辰的行李，护着她，让她离开得很轻松。

她一走，媒体的注意力又全落在了白夜擎身上。他情绪似乎比刚刚要差了许多，面对媒体一语不发，只冷着脸往台阶下走。

夏星辰没有再回头，到了台阶下，对冷啡道：“谢谢，行李给我吧。”

“您上车，我把行李给您提过去。”

“别。”夏星辰执意将行李拿到手上，“大家都知道你是他的秘书和副官，那些媒体捕风捉影很厉害，我不想给他添麻烦。你快回他身边去吧。”

冷啡心有欣慰：“阁下若是知道夏小姐还这么关心他，一定会很开心。”

夏星辰垂下的睫毛微微颤了颤，好一会儿才抬头，扯了扯唇：“我一直都还没机会和他说恭喜，有机会还要麻烦你帮我转达一下。”

冷啡窘：“这种话，我看夏小姐要亲自说才比较有诚意。”他要敢说这话，会被白夜擎一记眼神给杀死吧？

“我奶奶和我爸还在等我。”夏星辰回头看了眼停在路边的车，“我先过去了。”

“好的。还要恭喜夏先生，安全渡过这次难关。”

“我替我爸谢谢你。”

冷啡目送了夏星辰离开，才重新回到人群中，将记者隔开，护送总爵先生回了车内。

白夜擎上车，让冷啡也坐在了车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白夜擎脸色还沉着，正

看着邮件，好一会儿才状似漫不经心地开口：“聊什么了？”

“嗯？”冷啡抬头看他，似是不解。

白夜擎眉头一皱，似乎是对他的反应迟钝相当不满意。冷啡一凛，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您是问我刚刚和夏小姐聊了什么！”

白夜擎没承认也没否认，端了端身子，坐直些，目光还流连在邮件上，像是答案他并不是很在意。但是，在意不在意，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那个……夏小姐确实和我聊了些东西，但是我不敢和您说。”

白夜擎目光一顿，优雅地抬了抬眼皮。冷啡额上冒了层冷汗：“您真想听？”

“说。”

“咳咳！”冷啡清了清嗓子，索性豁出去了，端坐身子道，“夏小姐说让我替她向您转达一声‘恭喜’。”

“什么？”白夜擎似是没听明白最后那两个字，双目森冷地盯着冷啡，声音也是凉的，“重复一次。”

冷啡心中打鼓，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差事。他大着胆子，鼓起勇气又慢慢地说了一遍：“夏小姐说……恭喜您和宋小姐订婚。”

他的话才落，啪的一声，iPad被重重扔到一旁，碰在车壁上，发出一声闷响。某人的脸色顿时阴沉得和黑炭一样，车厢的气压低到不能再低。

当初怀孕生子的时候，老太太对夏星辰各种不满意，但是她还是喜欢夏大白的。毕竟孩子长得可爱，怎么说都是他们夏家的血脉。吃饭的时候老太太给夏大白夹了许多菜，夏大白埋着头，吃得香喷喷的。

“来，我这次也算是劫后重生，我们一家人一起干一杯！”夏国鹏举起酒杯，很是开心。

夏星空赶紧殷勤地给坐在身边的许岩倒了一杯。一家几口都举起酒杯来，夏大白也从椅子上滑下，举着小茶杯要和大人们碰一碰，但他手短脚短，怎么蹦跳都碰不到。许岩看着，笑了笑，倾身过去和他碰了碰。夏大白咧嘴一笑：“谢谢小姨父。”

那声“小姨父”叫许岩面上的笑容停了停，夏星空却显得很开心，眉眼飞扬：“我小外甥小嘴挺甜的嘛！”

许岩没说话，悄然看了眼夏星辰，神色复杂。夏星辰只当没有察觉，仰头将杯中的酒喝得干干净净。

夏国鹏心情好，喝了不少酒。李玲一怕他身体才好扛不住，在一边劝他少喝点儿，他也不听。夏星辰酒量相当差，但是陪着夏国鹏喝了不少，很快就满脸通红，有些微醺。许岩似乎心事重重，整个晚上坐在饭桌上没说几句话，酒倒是喝了不少。

“行了，你们三个今儿怎么回事？一斤酒都给你们喝了！”老太太抽走夏国鹏手

里的杯子，“你病才刚好，不准再喝了！”

“是，我爸和许岩哥都不准喝了！”夏星空娇嗔着，把许岩手里的酒杯也拿走。

夏大白担心地看了眼身边脸蛋红彤彤的女人，叹口气，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把她面前的酒杯挪开些，细声哄着：“大宝，大家都不喝了，你也不准喝了。乖，听话！”

“就让你妈喝吧。”夏星空轻笑着，语气要多温柔就有多温柔，“都说借酒浇愁嘛，最近你妈妈心里难过，喝点儿酒解解愁，也是应该的。”

夏星辰昏昏沉沉的，听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只是拿筷子给夏大白夹菜，轻声笑着：“妈妈不喝了，你多吃点儿……”话语间明显有了些醉态。

“笨蛋大宝，喝不了还要喝，真是拿你没办法！”夏大白无奈又心疼。

许岩的目光落向夏星辰，久久移不开。她醉态可掬的样子很可爱，他想起了他们最天真、最懵懂的时候在一起的画面——梨花树下，第一次见她时，她也是这般纯净天真，似是不染尘埃。

也许是喝了酒胆子大了许多，他的视线毫不避讳地落在夏星辰身上，别说一旁的几个家长发觉了不对劲，就连夏大白这小屁孩都觉得奇怪了。

“小姨父，为什么你一直盯着我们家大宝？”夏大白睁着大眼，天真地问。

夏星辰迷迷糊糊地仰起头来，冲夏大白眨眨眼：“什么？”

夏大白小手摸了摸她的脸蛋：“没你的事。你快好好吃点儿东西，不然该胃疼了。”

“好，妈妈听你的。”夏星辰盈盈一笑，笑容明亮动人。

许岩还没移开视线，夏星空脸色已经相当难看，拧紧手里的筷子，迟迟没有发作。李玲一不高兴了，将碗筷一放：“许岩，你也别怪阿姨说话直接。今天你既然来了，就得好好问问你——你和我们家星空已经订婚这么久了，怎么迟迟没有下文了？”

夏星空咬唇，也将筷子放下。

李玲一继续道：“你父母那边也没有动静，是不是你们家对我们家有诸多不满意？若是因为你夏叔叔生病的事，现在他病也完全好了，我看也是时候把你们俩结婚的事好好提上日程了。妈，您觉得呢？”

老太太目光精锐，瞥了许岩一眼，视线又在夏星辰和夏星空姐妹俩的脸上巡梭了下，才郑重点头：“是该把结婚的事提上日程了。既然已经订婚，星空就是你们家的人了。你们也都到了适婚年龄，收收心。改天我看个日子，和你父母商量一下，把这婚给结了。”

夏星空心里喜悦，赶忙道：“谢谢奶奶！我就知道您最疼我了！”她又转身揽住许岩的手臂：“许岩哥，今晚你回去就和伯父伯母提我们结婚的事，好不好？”

许岩微愣了一瞬，最终还是将夏星空的手从自己手臂上抽开。夏星空脸色一沉，只听许岩开口：“很抱歉，奶奶、夏叔叔，其实我今晚之所以会来这儿，也是想郑重地和你们说声抱歉。”

这一下，连夏国鹏的脸色都变了变。

许岩看了夏星辰一眼，才道：“对不起……我不能和星空结婚。”

夏星空一听，一颗眼泪就从眼眶里砸了下来，抠在桌边的手指都快绷断了。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许岩一直都在拒绝她，但是她没有放弃，只想和他重归于好。今天许岩答应自己来吃团圆饭，她本欣喜地以为他们之间还有回旋的余地，万万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她恨恨地剜了眼夏星辰，心里又多了几分怨恨。

许岩的话一出口，所有人都怔住了。夏大白正嚼着鸡腿，鸡腿啪一下从他手里掉在碗内。夏星辰本是浑浑噩噩的，一听许岩这话，整个人都被惊醒了几分。

“我知道这么做很不应该，我确实该死。但是……我不爱星空，我如果真的和她结婚了，也是对她不负责。”

“可我们已经订婚了！你不爱我，爱夏星辰，为什么还要和我订婚？这样就算对我负责了吗？”夏星空失声尖叫起来，提到夏星辰时，整张脸都扭曲了。

“你说，他爱夏星辰？”李玲一也是气得不轻，霍然站起身来，矛头直指夏星辰，“夏星辰，你还要不要脸了？都有这么大个儿子了，你还勾引你妹妹的男朋友？是总爵先生不要你了，你现在就抓个救命稻草，连脸都不要了，是吧？”

“阿姨，这和星辰没有关系！”许岩立刻起身护着夏星辰。

“你给我闭嘴！”李玲一冷声呵斥，盯着夏星辰的眼神似要把她的肉剜了一样。

夏星辰本有些微醺，李玲一的眼神反倒让她清醒几分。她冷笑了一下：“是谁不要脸？真要说勾引，几年前我和许岩在一起的时候，夏星空没少勾引许岩吧？”

“你……我们星空那是追求！你们俩只是谈恋爱，又没有结婚，星空追求他合理合法，怎么了？可现在她和许岩已经订婚了，你横插一杠，算什么事？”

夏星辰像是被什么戳到了痛处，站起身来，讽刺地看着李玲一：“这话你怎么就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当初，我妈和我爸可不止是订婚，还结婚了，怎么就没见你懂礼义廉耻了？”

“你——”李玲一没料到夏星辰竟是这般牙尖嘴利，被她这样一说，气极的脸上划过一抹难堪，她气急败坏地指着夏星辰，手指都在发抖，“你……你就这么和长辈说话的？你儿子……你儿子可是在看着，你当心以后你儿子也这么对你！”

“大宝，我们老师说了，不是谁都有资格给人当长辈的。”夏大白还在扒拉他的鸡腿，抬头冲李玲一笑，笑得天真可爱又无辜，“老师说，要懂得尊重人也值得人尊敬的才能称作长辈呢！连礼义廉耻都不懂的老人家，不能称作长辈哦！”

“你……”李玲一这下子连唇都在发抖了，更是口不择言，“果然是个有人生没人管的野种！没教养！”

李玲一的话一落，夏星辰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只觉得浑身的血混杂着烈酒往头顶冲去，当下整个人就崩溃了。她一手抄起面前的碗筷碟子，就朝李玲一砸了过去。她情绪完全失了控，骂她，她尚可以忍受，可是骂夏大白，她就觉得比要了她的命还难受。更何况，“野种”“没教养”这几个字，字字比针还锐利。

李玲一没想到夏星辰能这么凶悍，碗碟砸过来的时候，她整个人都蒙了，站在那儿一动没动，重重地挨了两下，当时额头就渗出血来，拉出一道长长的口子。

她一摸，吓得脸都白了，哭着气急败坏地扯夏国鹏：“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好女儿，她居然都敢和我动手了！”

夏国鹏喝多了，头痛欲裂，加上这么多事一起砸过来，心里乱糟糟的。李玲一一哭，他更是烦躁，没好气地斥道：“闹什么闹！小孩子的事，你掺和什么？有你这么骂孩子的吗！”

“你……你就帮夏星辰这没教养的人！”李玲一恼起来，抓了筷子往桌上一扔，捂着额头就走，走了一步又回头恶狠狠地盯着夏星辰，“你最好祈祷我不会破相，我要是破了相，准和你没完！”

夏星辰没搭理她，把夏大白从地上一把抱起来。夏大白手里还抓着个鸡腿，夏星辰把鸡腿抽开：“别吃了，回去妈妈给你做。”她话一说完，声音就哽咽了，没有道别，抱着夏大白就往外走。

她喝了不少酒，脚步有些不稳，才走出屋子，眼泪就哗哗地下来了。夏大白两手抱着她的脖子，细声安抚着：“大宝，你乖，不要哭……”

夏星辰眼泪流得更凶，抖着唇亲吻孩子的头顶：“妈妈让你受委屈了……”

“我不觉得委屈，她骂我，我也没觉得难过。你哭，我才会难过。”夏大白白白嫩嫩的小手给她擦着眼泪。

到了路边上，夏星辰的酒劲上来了，整个人昏昏沉沉的，面前一片迷糊，像蒙了层雾似的，走路都走不稳。她怕摔着孩子，便将孩子放下，拿了手机出来：“你等妈妈一下，妈妈打电话叫出租。”

夏家的别墅也在郊区，这边一般是没有出租车的。夏大白点着脑袋，乖乖地贴着夏星辰站着。怕她还难受，夏大白扯着她的裤腿，小脑袋在她腿上一下一下蹭着。

夏星辰看不清楚字，手指在屏幕上戳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未来出租公司”这几个字，把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接通。那边没有声音，她找了棵树干靠着，开口：“喂，你好……我想叫出租车。”

“你喝酒了？”男人低沉的声音从那边传来，她迷迷糊糊地觉得好像很耳熟，但脑子里此刻像是糨糊一样想不清，只点着头：“嗯……”

“喝了多少？”

“就……喝了一点点。你们不会不接喝醉的吧？”

“……”那边没人再出声。

夏星辰不由得皱了皱眉，觉得这家公司服务态度有些问题，这时身后一道声音响起：“星辰，你们去哪儿，我送你们。”是许岩。

夏星辰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虽然还醉着，但立刻摇头：“不用了……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即使不清醒，她也不想掺和他们的事，只想和他远远地保持距离。

许岩看出她的躲避，心里划过一抹伤痛：“对不起，我……我没想到会把你牵扯进来。”

夏星辰又摆了摆手，显然是不想再提这件事。

“让我送你回去，好不好？就算这次的补偿。”

“小姨父，你也喝了酒，酒后不能驾车哦！”夏大白在一旁提醒。

电话那端，某人已经把这些话都听了进去，再开口，语气已经阴了许多：“你在哪儿？”

“嗯？”手机还贴在耳边没有拿开，夏星辰自然听到了他的话。

“嗯什么！我问你现在在哪儿？”某人的耐心用尽，几句话态度要多差就有多差。

夏星辰细眉揪着，挺委屈地道：“你们出租车公司现在的态度怎么这么不好啊，我可以投诉的……”

“……”某人无语，清了清嗓子，“小姐，请问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现在这样的服务态度可以吗？”前面那句很温柔，最后一句又变成了凶巴巴的，听起来简直和精神分裂一样。

夏星辰只想赶紧回家好好休息，她头晕得要命，也就没和他多计较，只道：“我现在在我爸这儿。”

“等着。”电话那边只给了她两个字便挂了。夏星辰迷迷糊糊地搂着夏大白，靠在树干上等着，突然想起，自己刚刚还没有说具体地址啊！只说了在爸这儿，那人就把电话挂了，他知道她爸家在哪儿吗？

真是够笨的！

夏星辰在那儿等着没走，许岩便也在那儿陪着。

夏大白仰着小脑袋问他：“小姨父，你还不走吗？”

“不是你说的吗，酒后不能驾车。”许岩摸了摸孩子的小脑袋，语气温柔，“我

再等等，等醒醒酒再走。”话说完，他看了夏星辰的背影一眼，目光深深。

夏星辰根本没有察觉，头昏脑涨，闭着眼在那儿等着。

夏家此刻是一团乱。老太太心里有气，没想到本来和和睦睦的团圆饭，最后吃得这么不愉快。夏星空灰头土脸地坐在那儿，狼狈不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根本顾不得有没有面子了。

夏国鹏脸色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好不容易从医院里回来，家里竟然这般乌烟瘴气。人都走空了，还有什么心思吃饭？他挥挥手，让用人把晚餐给撤了。

李玲一正对着镜子给自己处理伤口，结果那伤口伤得还真不轻，几寸长的伤痕布在脑门儿上，特别明显。

她怕毁容，处理了一会儿，气不打一处来。她暂时没心思和夏星辰算账，赶紧拿手机打电话给一个美容科的老朋友，请教了半天伤口处理的问题。

对方说可能真会留疤，李玲一便坐不住了。她素来是爱美的，把电话一挂，就摔了那些药，撩了袖子往外冲去。

夏星辰安静地等着。等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几辆车终于穿破黑暗开了过来。灯光太强，夏星辰下意识地眯起眼。车越来越近，她迷迷糊糊地看清楚了，这根本就不是出租车，而是几辆黑色豪车，低调地隐匿在黑暗里。

许岩酒量比她好得多，这会儿人是清醒的，一眼就瞅见了那些车，更看清楚了车上那人，他微微一怔，心情低落了几分。

夏大白小身子一蹦，非常惊讶，难以置信地道：“小白？”

那两个字让夏星辰一怔，等适应了光线，她也终于将车内那张绝俊的脸看清楚。她蹙了下眉心，摇了摇头。真是醉得不轻呢，怎么会看到他呢？他不可能会出现在这儿的！

夏星辰喃喃着自言自语，觉得面前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白夜擎也没有下车，在车内静坐着，隔着玻璃窗看着她，再看向她身后的许岩。他面色有些紧绷，这女人，怎么就那么喜欢和前任纠缠不清？

“夏星辰，你别给我走！”李玲一凶巴巴地冲了出来，夏星空跟在身后，母女俩一副要找夏星辰算账的样子。

夏大白老鹰护小鸡似的两手一摊，快速地拦在夏星辰面前：“你们不准碰我家大宝！”

“你给我让开！”李玲一呵斥道，夏星空弯身就要把夏大白抱起来。

“放开他！”一道命令声乍然响起，低沉、冷厉、气势凛然，不容人反驳。男人寒着脸从车上下来，月光下，那张俊颜越显冷酷。冷啡在他身后跟着。